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MEDICI

美第奇家族创造了我，同时也毁灭了我。

——列奥纳多·达·芬奇

美第奇家族兴亡史

[英] 克利斯托夫·赫伯特 (Christopher Hibbert) 著

吴科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美第奇家族兴亡史

[英] 克利斯托夫·赫伯特 (Christopher Hibbert) 著

吴科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第奇家族兴亡史 / (英)赫伯特著;吴科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0

ISBN 978-7-5426-3337-8

I. ①美… II. ①赫…②吴… III. ①美第奇—家族—史料
IV. ①K835.4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273 号

美第奇家族兴亡史

著 者 / [英]克里斯托夫·赫伯特

译 者 / 吴科平

策 划 / 徐 冬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特约校对 / 张向玲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20千字

插 页 / 4

印 张 / 20.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337-8/K·145

定 价 / 38.00元

作者自序

虽然关于美第奇家族和它所处的时代的书籍可谓不少,但是自从 G. F. 杨上校 1909 年那套两卷本出版后,英语世界里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作品讲述整个美第奇家族从 14 世纪末在吉奥瓦尼·杜·比奇·杜·美第奇带领下美第奇银行的兴起到 1737 年最后一个美第奇,托斯卡纳的大公爵吉安·加斯托尼去世的经过。杨上校的著作被费尔迪南·舍菲尔称为“一个头脑在历史之上的多愁善感的人的主观判断”。本书试图在现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供杨上校的著作之外的一个可靠选择。

本书涉及如此众多的领域,我并不敢妄称自己是其中任何一方面的专家;我当然深深地感激本书所依赖的那些作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海洛德·艾克顿爵士,伊芙·波苏克小姐,艾里克·科西瑞,文森特·科罗宁先生,J. R. 黑勒教授,乔治·赫尔姆斯教授,马切萨·艾丽丝·奥利格,马切斯·日多菲,雷蒙特·德·卢佛教授,尼克莱·鲁宾斯坦教授和费迪南·舍菲尔先生。我还要对利兹大学意大利语系的布莱恩·莫罗尼教授表示无比的感激。我特别感激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乔治·赫尔姆斯教授对本书进行全文校对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伐比欧·纳尔迪先生也阅读了本书的一部分,并且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关于托斯卡纳地区地

志和建筑的渊博知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佛罗伦萨研究和写作期间,帕奇兹亚·纳尔迪小姐以及国家中央图书馆和佛罗伦萨博物馆所有的工作人员给了我莫大的关心和帮助,对此我表示感谢。

还有很多人在其他方面给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我要感谢:罗伯特·布鲁尼博士,毛丽斯·希尔夫人,婕拉尔迪·诺曼夫人,康德·弗朗西斯科·帕帕伐伐,约翰·瑞夫人,乔安·圣·乔治·桑德斯夫人,美伯恩·斯坦尼兰先生和大英博物馆,伦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的朋友哈密希·弗朗西斯先生和乔治·沃克先生帮我校对了全文,我妻子为本书编写了索引,我想在最后再重申一次对他们不胜感激。

目 录

作者自序	1
第一部 十四世纪	1
第 1 章 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的人们	3
第 2 章 美第奇家族的兴起	14
第 3 章 奥比奇的对立面	25
第 4 章 流亡者们和主人们	36
第 5 章 大主教与大建筑	45
第 6 章 战争与和平	59
第 7 章 艺术家和哀悼者	70
第二部 1464—1492 年	81
第 8 章 痛风的皮埃罗	83
第 9 章 青年时代的洛伦佐	95
第 10 章 教皇和帕奇家族	109
第 11 章 佛罗伦萨的救世主	125

美第奇家族兴亡史

第 12 章 意大利指南针的指针	137
第 13 章 洛伦佐:集资助者、收藏家、诗人于一身	145
第三部 1492—1537 年	157
第 14 章 皮埃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和费拉拉的修道士 ..	159
第 15 章 被逐出教会的人	170
第 16 章 美第奇归来	181
第 17 章 “教皇利奥”	195
第 18 章 向罗马行军	209
第 19 章 围攻与暗杀	222
第四部 1537—1734 年	237
第 20 章 公爵卡西摩一世	239
第 21 章 卡西摩的传人	253
第 22 章 菲尔迪南德二世和法国公主	261
第 23 章 卡西摩三世和费尔迪南德王子	270
第 24 章 美第奇家族的完结	280
建筑物与艺术作品的说明	290

第一部 十四世纪

第 1 章 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的人们

“一个不是商人的佛罗伦萨人……没有任何声望”

1433 年 9 月的一个早晨，一个长着鹰钩鼻子，消瘦而苍白的人正走向佛罗伦萨王宫的台阶。那个人就是卡西摩·杜·美第奇，他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正当他步入王宫大门的时候，一位官员走上前来请他在庭院等候，因为会议厅里正在举行会议，会议一结束，马上会有人来带他进去。几分钟后，王宫的卫兵队长过来带领卡西摩·杜·美第奇走上楼梯。但是这位卫兵队长并没有把他带入会议厅，而是把他押上了楼梯顶上的钟楼，并把他扔进了一个狭小的当地人称为“小旅馆”的牢房。随着一声闷响，牢房的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卡西摩·杜·美第奇就这样被锁在了里面。他后来回忆道，当时他只能通过牢房唯一的窗口那狭窄的裂缝俯视这个城市。

这是一个布满了广场和塔楼的城市。它的街道忙碌，狭窄而弯曲。粗大的石墙包围着堡垒似的宫殿和突悬的阳台。老教堂表面覆盖着黑白交错、绿色和粉色互相间隔的几何图样。还有各式各样修道院（分别住着修道士和修女们）、医院和拥挤的平民住户区。所有这些都一个石头和砖砌起来的高墙围在里面，墙上有防御用的垛。外面就是乡村了，一直蔓延到远处碧绿的小山。在这长长的高墙里住着 5 万居民。这个数字虽然

比不了巴黎、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米兰，但还是要比当时包括伦敦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多。当然，具体的数字其实很难估算。当时的佛罗伦萨是用向盒子里面扔豆子这种几近随便的方式记录出生率的：如果是个男孩的话，就扔一颗黑豆，如果是女孩，就扔一颗红豆。

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城市被划分成了四个城区，每个城区又划分成四个小区，并根据过去行令官纹章的图案命名。每个城区都有各自的特色，进行着不同的贸易。富人家的宫殿式样各具特色。孩子们、仆人、管家和保镖在凉廊下嬉戏和闲谈，商人们在廊柱围绕的露天会场内讨论生意。

城市最繁忙的部分在一座名叫古桥(Ponte Vecchio)的石桥附近。石桥横跨阿诺河最狭窄的部分，桥的两侧布满了屠户的小店和住家。沃塞米歇尔附近是个公共粮仓。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银行家便会在街道上支起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丝绸商人也在这里设起了会计室。古桥附近的老市场(Mercato Vecchio)是一个大广场，曾经是古罗马时代公共论坛的所在地。这里有经营布料和二手服装的商店，鱼贩子、面包师、水果和蔬菜贩子的摊位，以及卖皮货和文具的店铺，蜡烛店里弥漫着强烈的薰香味以掩盖蜡烛的气味。妓女们在这里招揽生意。市场的露天摊位用遮阳篷遮挡灼热的阳光。遮阳篷下面摆放着大包的丝绸、桶装的谷物、玉米及皮货供人们选购。露天的理发师在这里为人理发和刮脸，裁缝在阴凉的门洞里缝着衣服，仆人和主妇们聚集在熟食商的摊位边，面包师将盛满面团的盘子放入公共的烤箱，做家具的和做金器的展示着他们的商品。镇上的公告传报员四处奔走，大声宣告当日的新闻和广告。衣衫褴褛的乞丐端着他们的木碗行乞。孩子们在石板路上丢骰子玩，冬天的时候，他们会将雪堆成代表该城纹章的狮子的样子。动物们自由自在地到处游荡：戴着银色项圈的小狗、门道里的猪和鹅，偶尔还会有鹿或羚羊从山上跑下来，踩着清脆的蹄声穿过广场。

虽然但丁谴责过他们的奢华，但佛罗伦萨人在不久以前似乎也对任

何露富行为表示不齿。他们的穿着非常简单。除了工匠，所有人的标准服装都是长及脚踝、前面扣扣子的袍子，类似教士们的“卡所克”（cassok）。他们的房子也同样是不摆架子的。那些最富有的家庭也只设有简单的木桌和极不舒适的床。墙壁一般粉刷过便罢了，挂毯也收在橱柜里，只在特殊的场合被拿出来展示一下；地面是光秃秃的石头铺成的，除了芦苇席子之外几乎不用任何别的东西覆盖；百叶窗通常是由油浸过的棉花制成。玻璃和色彩浓烈的意大利陶器这类装饰品少见并不易被发觉；仅为尊贵的客人们准备的银器锁在餐具柜里或主人的卧室里；只有少数的家庭有叉子。然而近些年来，虽然佛罗伦萨人仍然拥有节俭的名誉，他们明显没有以前那样节约克制。有钱人在街道两旁的房子虽然仍保持着原来严肃的、令人难亲近的风格；但是楼上上了釉挂着厚重窗帘的窗子后面，就是一番截然不同的天地了。房间通常都铺着地毯，墙壁上绘了壁画，悬着挂毯、宗教画，甚至偶尔还有几个用来把光反射到桌面上的凹面玻璃镜。壁炉更加常见，那样在寒冷的冬夜就不再需要过去取暖用的平底锅和装满热木炭的陶罐斯卡迪尼（scaldini）了。许多家具用镶嵌细工装饰起来。至于床，则非常大，常常有十二英尺宽，项上有华盖，床板是升高了的，四周由板柱围起来。这样的大床足够四个甚至更多的人肩并肩睡在上面，赤裸裸地躺在亚麻床单下，呼吸着由香料或者悬挂在天花板上带孔的圆球中慢慢燃烧的草药散发的带有丝丝甜味的空气。

男人们在束腿裤和夹克外面仍然穿着“卢寇”（lucco），即猩红色长及脚腕的褂子，袖子又长又宽，领子处还带有帽子；但许多年轻人现在更喜欢色彩欢快的衣裳——粉色的坎肩，或许再配以缎子的夹克，织有银色花边的白色长袜，在帽檐处饰有一根羽毛的天鹅绒无边帽，熏过香的手套、金指环和金链子、一把镶嵌着宝石的匕首和一把剑。尽管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有反奢侈法的存在，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人在乎它。这一点在妇女身上尤其突出。一位受命强制妇女服从该法的官员在失败后递交了一份独具特色的报告来说明当时的情形：

为了遵守您给我的命令，我出去寻找妇女们佩戴的被禁止的装饰品，但是遇见了在任何一本法律书里面都找不到的论点。有一名妇女的兜帽边缘装饰着花边并缠绕在头上。我的助理对她说：“您叫什么名字？您的兜帽上装饰着花边。”但这位妇女取下用别针固定在兜帽边缘的花边说它仅仅是个圆环。我们接着往下走时，遇见了一名礼服前面有很多纽扣的妇女，于是我的助理对她说，“法律规定您是不允许佩带纽扣的。”但是她回答说：“这些不是纽扣，他们是装饰扣。看，他们连纽扣圈都没有，并且没有扣眼。”然后，我的助理走向另外一位妇女，以为他这下总算抓住了一名罪犯，对她说道：“您穿着貂皮。”说着便取出本子来记她的名字。“您不能记下我的名字，”这位妇女抗议道，“这不是貂皮。这是未断奶的动物的皮毛。”“您什么意思，未断奶的动物？”“一种动物。”

令很多严肃的教会人士感到不安的是，佛罗伦萨商人的夫人们以她们华丽的衣服、优雅的态度、苍白的肤色和浅色的头发著称。如果她们的头发颜色太深，她们就会把它染浅或者带上白色或黄色丝绸做成的假发；如果她们的肤色太接近橄榄色，她们则漂白它；如果她们的脸颊太红，她们就扑上粉。她们穿着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用丝绸和天鹅绒制成的衣服在街上徜徉，上面还装饰着闪亮的珠宝和银色的纽扣；冬天来临的时候，她们则披上锦缎和裘皮的大衣，以炫耀她们无比珍视的、远远比她们丈夫的房子还要昂贵的衣柜。未婚的女孩子们当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们通常没有任何自由，除了去做弥撒以外，很少被人们在街上看到，即使出门也要带上厚厚的面纱。在有些家庭里，年轻矜贵的女儿们是根本不被允许出门的；她们只能在自己的闺房中读弥撒，在父亲的花园里或者家里的长廊上散步是她们唯一的运动。一旦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或者监护人会替她们筹划好一切，而这其中嫁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很多嫁妆包括舶来的奴隶。自从 1336 年一场瘟疫造成了本土仆人

的短缺后,从国外进口奴隶就得到了批准。这些奴隶大都来自希腊、土耳其或者俄罗斯,切尔克斯或者塔塔尔。有些人家比较喜欢从塔塔尔来的奴隶,因为他们干活更加卖力;有些人家则比较喜欢从切尔克斯来的奴隶,因为他们的长相比较好,而且个性更加温和。不管他们从哪儿来,所有的奴隶都必须日夜不停地工作。一个从锡耶纳(Siena)来的行游传教士弗拉·博纳第诺敦促家庭主妇们,为了她们自己的利益,她们必须记住:

还有地需要清扫吗?那就让你的奴隶去做吧。还有罐子需要冲刷吗?那就让她去刷吧。还有蔬菜需要洗或者水果需要削皮吗?那就叫她去做吧。需要洗的脏衣服?交给她吧。叫她照看小孩子们和所有其他的事情。如果你们不让她养成做这些事情的习惯,她就会变成一堆懒惰的肉体。我警告你们,不要让她有任何休息的机会。只要你不让她休息,她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把身体探出窗外。

这些奴隶都是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市场上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回来的,她们通常都是年轻的女孩子,等待她们的是在劳役中度过的一生。每一个主人都对奴隶拥有绝对的权利。主人可以“拥有,占有,买卖,隔离,交换,玩弄,租借或停止租借,随意抛弃,审判她的灵魂和肉体,以及用任何让主人或者主人的继承人乐意的方法永久性处置”。事实上,她们的地位相当于牛一类的牲口,在财产清单上她们被归入家畜一类。她们中间有很多人怀了主人的孩子:当时很多信件中都充满了因这类麻烦事引起的争吵;弃婴医院里则不断有人送来捆绑在包裹里的黑黝黝的或者看起来有斯拉夫人血统的孩子。

一个女奴虽然需要日夜不停地工作,但是她通常有足够的食物,因为即使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益,在文件中也被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被提到,她还是被认为是家庭的一分子,而且被当成家庭成员来对待。时事艰

难的时候，她们还是过得比最穷困的佛罗伦萨本地人要好得多。当地的穷人们有时一日三餐只能吃到无花果干和用橡树皮做的面包。一个中等宽裕人家的女奴，相反，却可以和一家人一起分享由蒜味面包、意大利面、意大利方饺汤、肝肠或血肠、羊奶酪、水果和酒组成的晚餐。星期天偶尔还会有意外的惊喜，比如一只鸽子或者一小片肉，通常是羊肉。有钱的商人家里当然就吃得更加异乎寻常。虽然反奢侈法禁止消耗过度的奢侈品，但是就像对服饰的约束一样，人们对这项法律公然无视，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中的每一个漏洞。如果主菜只是一道“烤馅饼，”那么每一种想得到的食物，从猪肉火腿到鸡蛋，海枣和杏仁，都被塞进馅饼里面一起烤。一个阔绰人家的贵客将会首先享用到一整个甜瓜，接着是意大利方饺、意大利圆饺或者肉酱千层面，然后是一种用面粉鸡蛋和糖做成的蛋糕，还有几片煮好的阉鸡、烤鸡和珍珠鸡，接下来是腌渍的小牛肉，或冻猪肉、歌鸫鸟、丁鱼、岁鱼（一种类似鲤鱼的鱼）、狗鱼、鳗鱼或鳟鱼、水煮腰花、鸽子、山鹑、龟鸠或者孔雀。至于蔬菜，通常的选择有蚕豆、洋葱、菠菜、胡萝卜、韭菜、豌豆和甜菜。最后还可能有用杏仁牛奶加入糖和蜂蜜煮成的米饭，或者皮诺奇阿托（pinocchio），一种用松仁制成的布丁，或者由杏仁牛奶制的小果冻，上面点缀着番红花并且还做成动物或人的形状。鸡肉蔬菜浓汤不仅用姜和捣碎的杏仁调味，还加入了桂香和丁香，最后撒上奶酪末甚至糖末。进入鱼馅饼的香料则有橄榄油、橙汁和柠檬汁、青椒、盐、丁香、芫荽、肉豆蔻、番红花、海枣、葡萄干、捣碎的月桂叶和墨角兰。叫做美味血酱（savouri sanguino）的是一种红色的浓酱，这里面不仅有肉、红酒、葡萄干、桂香、檀香，还有现在只用来把皮肤弄黑的漆树汁。仲夏时节，最富有的商人家里用正餐通常是在黄昏将至的时候，仆人们在开放的花园门口支起木桌，客人们坐在直靠背的椅子上，抑或坐在条凳或箱笼的盖子上，聆听着乐师们在房间远处的角落里弹奏的乐曲。

统治着整个佛罗伦萨的人就是来自这样的家庭。理论上讲，整个城市里几个同业公会的每一个成员在政府里都有发言权。但是事实却远非

如此。当时的佛罗伦萨有 21 个同业公会，7 个主要的和 14 个次要的。在 7 个主要公会中间，由律师组成的法官和公证员公会 (Arte dei Giudici e Notai) 享有最高的声望；其次是羊毛丝绸和布料商人组成的羊毛公会 (Arte della Lana)、圣玛丽亚公会 (Arte di Por Santa maria) 和卡利马公会 (Arte di Calimala)，后两者都是以布料仓库所在街道的名字命名的。与这些财力雄厚举足轻重的公会竞争的一个后起之秀是由银行家组成的交易公会 (Arte del Cambio)。可是由于教会的影响，银行家仍然被认为是高利贷者而受一定习俗的约束并要用委婉语来掩盖他们交易的本质。医药公会 (Arte dei Medici, Speciali e Merciai)，是由医生、药剂师和药店老板、卖香料染料和药材的商人，以及一些艺术家和手艺人组成的公会。一些画家，因为要从这个公会成员手中购买颜料，所以也成为这个公会中的一员。第七个主要的公会 (Arte dei Vaccai e Pellicciai) 则代表着处理动物皮毛的商人和工匠的利益。

次等公会的成员都是相对卑微的手艺工人，包括屠夫、制革工人、陶工、铁匠、厨师、石匠、木工、酿酒师、旅店老板、裁缝、军械士和面包师等等。但是皮毛公会的成员瞧不起铁匠公会，铁匠们呢，也不把羊毛和丝绸行业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人看在眼里。那些织布工、纺纱工、染色工、精梳工、搅拌工和车夫船夫、体力劳动者、小商贩以及所有那些没有固定工场的人们一样，没有自己的公会——尽管他们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因为掌权的那些公会的成员们不允许他们成立自己的公会。这种压迫在过去引发过很多不满和零星的暴动。1378 年的夏天，羊毛工人中间最下层的阶级叫做“契显皮”(ciompi) 的——这个名字来自他们在冲洗车间里面穿的笨重的木屐——揭竿而起，抗议他们的工资太低不能维持家人的温饱。他们呼喊，“打倒那些让我们受饿的叛徒们！”他们推倒了那些被他们认为压迫他们的商人们的房子，迫使那些商人和他们推选的官员仓皇逃命。“木屐派”还要求成立他们自己的公会。在当时的情况下，统治者只好同意他们的要求。但是这样的情形并没有能够长久。其他类似

行业的工人们的嫉妒，加之雇主的权力与金钱，很快就把“木屐派”刚刚建立起来的公会摧毁了。到 1382 年，最初的 20 个公会恢复了对整个城市无可置疑的统治，通过重新制定和启用 1293 年那个界定了佛罗伦萨在宪法上作为一个独立共和国的“司法条例”，这些公会再次夺回了对佛罗伦萨政府完全的掌控权。

佛罗伦萨政府是这样组成的：所有公会中 30 岁以上有资格参选的人的名字都被放入八个皮制的叫做“博斯”(borse)的囊里，并保存在名叫圣十字教堂的圣器室里面。每两个月这些皮囊就会被拿出来，经过一个很短的任何合法公民都能观看的仪式后，用抓阄的方式从包里面取出任命的人的名字来。任何负债的人都没有资格当选；那些刚刚卸任的、或者那些与已经任命的人有亲属关系的也没有资格当选。那些被选出来的公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被称为执政官(Priori)，他们组成的政府叫做执政团(Signoria)。执政团不能超过 9 个人，其中 6 个代表那些主要的公会，2 个代表次要的公会。第 9 个人则成为“Gonfaloniere”，共和国的临时行政长官，保管着佛罗伦萨的旗帜——白色底色上一朵红色的百合花。执政官们一经选出，他们就必须马上离开他们的住所搬入执政大厦并在这里度过两个月的任期；他们只有很少的薪水可以支付他们的日常开销，但是他们享受着大厦里为数众多的穿着绿色制服的男仆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叫做巴浮(Buffone)的小丑，在执政官们享用精美膳食时讲笑话或者唱歌来轻松气氛。这些执政官们穿着猩红色的袍子。袍子用白鼯毛皮做滚边、衣领和袖口。行政长官的服饰和其他人的稍微有点不同，他的袍子上绣着金色的星星。

执政团在立法和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必须征询其他两个委员会(Collegi)的意见，一个叫做十二人会(Dodici Buonomini)，由 12 位市民组成；另一个叫十六行政长官会(Sedici Gonfalonieri)，由 16 位市民组成。其他的委员会，例如十人战争委员会，八人安全委员会和六人商务委员会等等都可以由共和国视不同的情况而选出。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